

深夜货拉拉

陈晨

临近年底的上海,骤然降了温。我站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看着那辆白色的货车,亮着两盏温吞的眼,由远及近。车身有些旧了,蒙着一层灰扑扑的倦意。司机是个年轻人,二十来岁,很瘦,质朴而腼腆。他跳下车,很麻利地和小区的保安师傅一起,帮我把十几个纸箱抬上了车。

为了避开傍晚的拥堵,我特意选在夜间搬运。货车驶出繁华的市中心,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驰骋。我们随意地聊着,司机说自己是山东人,老家活儿少,挣不到钱,便开着这车来了上海。

到达远郊的家中时已是夜里十点。看着车厢里多个大纸箱,我问他可有小推车,能不能帮我搬上去,我另加些搬运费。他说没有小车,但可以帮我搬,不用加钱。顿了顿,他问道:“您能给我打瓶开水吗?我泡方便面。”听到“方便面”三个字,我诧异地问:“这么晚了,还没吃晚饭?”他轻轻地笑了笑。我赶紧应下,让他先慢慢搬着,自己匆匆上楼,给他张罗点吃的。冰箱里的食材还算丰富:有鸡蛋、肉丝、黄芽菜、莜面,还有冰冻的米饭。我迅速地起了油锅,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食材烩在了一起。又想起冰箱里母亲前日送来的走油肉,也取出来快快地蒸上。不过二十分钟,一大海碗内容庞杂、热气腾腾的饭菜,配上油亮的走油肉,竟也生出粗糙而扎实的暖意。

刚刚做好饭菜,司机已经把十多个大纸箱都帮我搬进了家门。没有推车,那么大的纸箱不知道他是怎么搬的。司机递给我一个热水瓶和一个十升的塑料桶,说:“麻烦大姐帮我装一瓶开水、一瓶冷水。”我说没问题,催他先吃饭。司机看着饭菜,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他真饿了,坐下便风卷残云吃了起来。等我灌好水回来,一大海碗饭菜已经见了底。他抬起头,腼腆地笑道:“吃饱了……可您辛苦做的,不能浪费。这是我来上海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说着就把碗底的饭菜都吃了,连汤汁都喝干了。我给他倒了杯热茶,问他:“这一瓶冷水你要来派什么用场?”他说:“刷牙洗脸用的。”我一怔:“那你晚上睡哪儿?”他说:“车里。”看着我惊讶的表情,他说:“我才来上海不到一个月,不知道能不能长久做下去,不敢租房,先在车里对付几天。”

那一刻,我忽然看清了他身上那层灰扑扑的倦意从何而来。那不单单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尘土,那是漂泊本身,是很多个蜷缩在驾驶座上的夜晚,是后视镜里一闪而过的、陌生的万家灯火,更是对明日能否“做下去”那沉甸甸的悬想。这城市如此之大,大得能容纳千万种梦想与挣扎;又如此之小,小得只容得下一副挪下的座椅,和一瓶热水一瓶冷水。

吃过饭后,他起身告辞,我见蒸好的走油肉他只吃了一半,便问他:“这几块肉给你打包带上好不好?明天泡面时放里面吃。”他没有推辞,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谢谢大姐。”我拿出手机要扫他微信收款码,给他支付搬运费。他却像被火燎了似的,猛地退后一步,头摇得像拨浪鼓:“饭很好吃,哪能再要钱!”话音未落,提起那两瓶水转身下了楼,逃也似的。

我听着楼下他的汽车发动,渐渐远去,隐没在无边的夜色里。我打开货拉拉小程序,想给司机支付一些感谢费。可惜感谢费的支付上限是二十元。小程序里看到司机姓张,还能看到他的状态是“忙碌”还是“空闲”。

之后的很多个夜晚,我常常会想起这个年轻人,忍不住打开货拉拉小程序看他此刻的状态。有时夜深了他还在“忙碌”,有时他在“休息”,距离我家五十公里。我总是没由来地想: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打上开水,有没有吃上一顿饱饭?天气越来越冷了,他睡在车里会不会着凉?

七夕会

车到雁荡山响岭头村已是暮晚时分,办毕头宿人住手续。店主黄乐雁说,此刻正是游览灵峰景区的最佳时间,建议我们晚餐前先去游览。

夜幕渐临,山风拂面。月光轻洒峰峦,空气中弥漫着浅浅的草木清香。从喧嚣的大城市来到空灵的山野,一种“旷野空寂,静涤尘世”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沿着灵峰景区的山间小径逶迤前行,导游小潘边走边介绍:“欣赏灵峰,应在最佳时,即天色暗而未黑透;最佳位置,要站对地方,选准角度;最佳想象,即三分形象,七分想象。”一番话,让我们陡生了犹如窥探“庐山真面目”的期待。

在小径的宽阔处,小潘打手电筒照着两座相向而立的山峰说,这是灵峰景区著名景观——情侣峰,也叫夫妻峰。顺着她手电光照着,果然见到一少女,刘海齐眉,面带愁容、望眼欲穿的神情,似在等待

印糕

西坡

拙作《大方糕》中有一句:“上海糕团渊源,绝大部分可上溯苏浙,尤以苏州为甚。大方糕也不例外,故其叫法、算法、制法、吃法,当以苏州通例为规范,可惜上海人并不那么叫。”

此话暗藏一个梗,即,上海人又怎么称呼大方糕的呢?

或许由于当年岁数小,或许由于当年居住的社区局限性大,我记得周围的人对于大方糕,普遍叫薄荷糕——吃口凉爽;还有一种更通行,叫印糕——像印章那样被雕刻过。

或问:印象中的印糕,不是那种小小、圆圆、干干、粉粉、硬硬、脆脆的糕点吗?人们怎么会把大方糕叫印糕?它们简直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啊!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故,而,一种或两种流行甚广的小吃被异称或被重名,相当正常。

大体来说,印糕,是以米粉为主料,通过印模成型而制作的江南传统糕点,种类十分丰富,各具地域特色。其中的关键词是印模两字——凡通过印模成型后制作的糕点,都算印糕;反之,则不配。

《金瓶梅》第四十一回“两孩儿联姻共笑嬉 二佳人愤深同气苦”中一节:“众堂客与吴月娘、乔大户娘子、李瓶儿三人都簪了花,挂了红,递了酒,各人都拜了。从新新安席坐人饮酒。厨子上了一道裹馅寿字雪花糕,喜重重满地娇并头莲汤。”

袁枚《随园食单·合欢饼》:“蒸糕为饭,以木印印之,如小琪璧状,入铁架爇之,微用油,方不粘架。”

可见,合欢饼和雪花糕均有赖于印模,几与大方糕同调。因此,以印糕之名冠于大方糕之身,完全能够自洽;换句话说,只要印模加持,吃口不管软还是硬,温度不管热还是凉,面积不管大还是小,质地不管湿还是干……都在印糕范畴。



彩色的梦

张晓飞

从没有任何一年,我这样密集地待在医院里,岳父肺炎、岳母带状疱疹、父亲腿被割伤、母亲手术……我看起来成了一个有陪床经验的人了。在此期间,我见到了很多来病房探望的久未谋面的亲友,我记得每位来人关爱的面孔、温情的目光,提醒着我,这世界是暖暖的。

药液顺着透明软管滴流进我父母的身体里,他们睡着了。我趁他们睡着时,耐心地偷偷看他们不再年轻的的面孔和花白的头发,念起他们无尽的好。

我想起父亲为了给我凑钱买婚房去找人借钱张不开嘴,张罗请朋友们喝酒,醉倒在路边摔得头破血流;我想起我爱人怀着女儿儿时黄体酮低,需要时我去医院打针,母亲不知从哪里找来轮椅,在大雪天推着我爱人去医院,一步一滑;我想起岳母省吃俭用攒一年的钱,在我春节回乡时悄悄塞进我某个箱包的角落里。

我想起我装修婚房时什么都不懂,跟未婚妻吵得不可开交,岳父把她拉到一边大声说:“谁生下来什么都会?你不要老跟人家生气。”又把我拉到另一个房间悄悄说:“年轻时忙工作

问题在于,带着歧义如此严重的名称,顾客怎样在店员面前保证自己传递出的购物信息准确而不会令他无所适从?

中文的一大特点,是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不同声调里能够表达不同的意思,印糕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在食品店和糕团店指代的东西被允许有所差异——糕团店里,印糕只是一种“印有各种图案”的蒸糕,店员或顾客绝不会联想到食品店售卖的那种干乎乎、硬脆的烘糕,而在食品店里,印糕同样只是一种“印有各种图案”的烘糕,店员或顾客大概率不会意会到糕团店里售卖的那种湿答答、软糯的蒸糕。

此回我侧重说的,正是那种经过烘焙、干乎乎、硬脆的印糕。当然,认为它是与隔水蒸的软糕(如叶榭软糕)相对的硬糕(如部分宁波印糕),自无不可。

上海糖业烟酒公司所编《上海糕点制法》(轻工业出版社,1974年第一版)列有“印糕”条,定义颇为权威:“圆形小块,表面呈黄色,甜而松软,糕面印有各种图案,是宁式糕点,价格较廉。由于耐保藏,也适于旅行时的干粮用。”

我记得,那种“甜而松软”的印糕,也有米白色的。在从前的食品店里,它被放在一只广口、斜放的玻璃大瓶内,顾客要买多少,营业员便拿铝制大匙抄起多少,然后在台式小磅秤上称,及至银货两讫。

归根结底,印糕是一种茶点——咬一小口印糕,就一小口茶水,堪称绝配,其味隽永,否则仿佛吃了一嘴石灰粉,喉堵堵得慌。

武夷山地区民谣:“炒粉调糖扑鼻香,年年岁岁印糕忙。小儿最算他无赖,未待烘干入口尝。”从四句诗中,我们不仅清清楚楚地了解到印糕基本性状,而且实实在在地感知到贪吃者无比欢乐。



月夜花丛(水彩)

朱丹

贴电脑旁,写的是“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在我们的学生时代,MBTI人格测试还未流行。现在想来,性格的密码早已隐藏在细枝末节的习惯里。

其实,无疾而终又如何?英语课后的很多年,我看到《老友记》的一个片段。1999年的新年,六个人坐在沙发上谈论新年计划。菲比说:“我想去开商用飞机。”乔伊答:“这很棒,你只要找到一飞机新年愿望是坠机身亡的人。”他们互相嘲讽,互相调侃。说是真心,又似乎是玩笑。明明都在谈计划,但与当年课堂的一本正经截然不同。可那年的我,却那么认真地思考它们能否实现。

年少时,我曾为不列计划找过一个理由。中国有句古话,“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成大事业,守口如瓶。”所以,真正要做的事情应当是暗下决心,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目标,实在是幼稚。听来似乎有理,可我也没什么“暗下的决心”。我又找到另一个理由:“大道至简,无欲则刚,无为而无不为。”但打心自问,我真的毫无期待吗?

我希望,时间不必留下什么,也不要带走什么。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做梦。我最舍不得醒来的一个梦是我终于拥有了一处恰好住得开的房子,每位家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钱塘江在我的窗前无声涌动,西湖就在不远处,离我喜欢去爬的每座山都不远,我常能看到鸟儿落在窗外的树枝上栖息。最可怕的一个梦是妈妈一定要去打工,因为我的房贷太重了……我追去看,她一个人背着一个宽布绳子,正为拉几百斤重的磁铁犯愁。她累得满头大汗,脸上的肌肉因用力过度被拽得直抽抽,她拉不动,苦着脸,快哭了。我说医生不是让你出院不要干重活搬重物吗,不要久站久坐,小心病情复发再次手术。妈使劲堆笑,紧张地问:“你怎么来了?”

亲爱的朋友,我想您知道了——堆积在我心头一整年的心绪,都悄悄融化进了那些柔软的梦想里。岁末年初,跟所有的梦柔声告别时,像把一整年掉在我肩头的雪轻轻抖落了。

还有一个我从前不曾留心的秘密——每一个梦都是彩色的。新的一年也是彩色的。

的猪蹄豆腐干,以及草鞋蚶笋丝,还有花生豆、龙湫豆腐、龙湫山笋等,几乎一网打尽山舍的招牌菜。

餐毕,我们与乐雁聊天。她是土生土长的雁荡山人,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且希望长大后在家乡安居乐业,特起个“乐雁”。但高中毕业后,她不甘山里的寂寞,向往外面的世界。此后五六年,到上海松江先是在服装厂打工,后自己开了服装店……然而,所谓“兔子满山跑,还是老窝好”,在外愈久,乡愁愈浓,加上父母年迈体弱,于十年前回到家乡打造民宿。她说:“兜兜转转才明白,年轻人不必好高骛远,在家乡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就像灵峰观景那样,关键在于,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我很享受现在的状况,可迎四面八方宾客,可交天南地北的朋友,可知天下大事,可闻世俗轶事,每年还有可观盈利。”

那晚,那景,那菜肴,那一席话,我难忘。难忘,夜宿雁荡山。

旅游